■責任編輯：陳敏娜 2015年6月4日(星期四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思旋天地 思旋

兒童七彩性格潛意識

今次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流行的兒童心理測驗。首先拿彩虹的七種色彩的顏色筆給小朋友，讓他自由地在紙上畫圖，然後向小朋友提議畫一道七彩彩虹。當小朋友畫彩虹時，觀看他首先會畫哪一種顏色。

選擇綠色或青色的小朋友性格潛意識——個性平和、安於現狀。這類型小朋友的性格屬於十分善良，是個可以靜下來唸書，或是做一些增加智慧的益智遊戲，這樣一來，其學習力會比其他小朋友來得更豐富和更好，父母不妨多花一點時間，找一些適合的讀物讓他充分學習。

選擇藍色的小朋友性格潛意識——具有陽光基因、學習力很強。這類小朋友喜愛自由自在，不喜歡被大人管東管西，大人愈是要管他、約束他，反而會引起他的反彈，或是更叛逆的表現。這類型的小朋友，如果平時能夠多與其他小朋友互動，會對他的學習和待人處事方面有所幫助。

選擇紅色的小朋友性格潛意識——愛面子、自尊心超強、不服輸。這類型小朋友的父母，千萬不要故意去刺激他的缺點，因為一旦被冷嘲熱諷，很容易打擊其自尊心。父母應該多以鼓勵與溝通的態度，加上正面的勸導，來取代傷他自尊心的玩笑和責罰！

選擇紫色的小朋友性格潛意識——有自戀傾向，希望自己在別人面前能展現最好的一面。這類型的小朋友常常都在享受被大家讚美、誇獎或是喜歡的快感中，因此他會傾向挑選自己喜歡的朋友與家人相處和說話，把自己最好的一面，呈現在欣賞他、喜歡他的人面前，至於其他的人，也就只會保持距離。

選擇黃色或橙色的小朋友性格潛意識——樂觀開朗、好奇寶寶。這類型的小朋友可說是個標準的好奇寶寶，他愛玩的膽量也隨着年齡的增長變得更大，或是想要冒險的心也變得更強烈，父母最好把他想冒險的想法導入正途，往學習上或是運動上發展，讓他的好奇心可以往正確的地方發展和發揮。

當然，心理測驗只是其中一個參考，父母培育孩子應從多角度出發，透過觀察、交流、溝通，真正了解孩子後，才決定培訓之路，切忌以偏概全！

琴台客聚 胡野秋

山寨無文化

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擔心中國人的原創能力，這不是空穴來風，而是現在大家都熟知一個新詞：山寨，並且還衍生出了「山寨文化」。突然冒出來的這個「山寨文化」，在一個泛文化時代似乎已經尋常。剛聽說這個詞，還以為是《水滸》研究有了什麼新突破，等到弄明白「山寨手機」、「山寨電器」等等，突然發現「山寨」的詞義等於「模仿」、「克隆」，甚至等於「掠奪」，這下我才發現自己的直覺真是好得不得了，「山寨文化」確實跟「水滸梁山」是有關係的，而且還青出於藍。當宋代的好漢們打家劫舍時，還得偷偷摸摸，還得趁着月黑風高；今天的IT精英們，巧取豪奪都不用黑巾蒙面，公然設店開廠，網絡營銷，真是「該出手時就出手」。這一點，山寨文化人不知要高出古代的賊多少倍。

我們一直在納悶，論勤奮，中國人屬世界第一；論聰明，中國人屬世界前三。可是為什麼幾乎所有的新產品都出自於國外，無論是高科技產品，還是一般產品都是如此。記得前幾年，歐洲傢具展上曾打出醒目標語「謝絕中國人參觀」，原因無他，是因為勤奮、聰明的中國人不遠萬里趕去歐洲，看完了傢具展，帶回了錄像，收穫甚豐。次年歐洲人就發現他們的傢具已經在中國大量銷售，只是商標和交易都與他們沒關係。莫名其妙地弄出個私生子，還不管自己叫爹，惱羞成怒的歐洲傢具商，只好出此下策。雖然他們知道那個標語對於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。後來跟設計界熟了，才知道豈止傢具展，時裝展、汽車展乃至鋼筆展，咱們都被別人像防賊似地防。被人當作賊的滋味不好受，相信咱們都不願做賊，可是咱們離「天下無賊」還早着呢。

有位辦企業的朋友告訴我，現在國外的一個新產品發布後，最快可以在一周內看到同樣的「國產貨」面世。當然這種「國產貨」必須打引號，因為除了商標不一樣外，其他都一樣。

我很奇怪，咱們怎麼有這麼大的神通。朋友神秘地一笑，他說很簡單，因為國外的電子產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中國生產出來的，既然都是「中國製造」了，那麼再製造一個小小的商標還費什麼勁？

這下我恍然大悟，原來「中國製造」還可以有這麼大的便利。外國人自以為聰明，以為把中國變成「世界工廠」是得了大便宜，沒想到堤內收益堤外流，最終用計算機的不能算得過用算盤的中國人。

不過關起門來細想，咱們真的算贏了嗎？

看看我們的民族品牌都跌到什麼份上了，現在誰敢大膽地用國產貨呢？連喝奶也要喝洋奶了，買馬桶蓋買到東京去了。表面上看，咱們佔山為王地「山寨」了一把，可是賺的都是「中國元」，不是美元，不是歐元，不是任何一種「洋元」。靠「山寨」咱們永遠不能走出去，也就離那些花花綠綠的「洋元」愈來愈遠。

久而久之，咱們離「中國創造」也就愈遠了。儘管這句口號眼下嚷得很兇，可是也只剩下嚷嚷了，連回聲都沒有。而且只要「山寨文化」還能公然地在那兒化着，就別指望咱們還能創造出甚麼東東來。

當大家都對「山寨文化」熟視無睹，甚至津津樂道時，這就有點兒真可怕了。

我曾經相信自己跟山寨產品無關，可是某天買回來一個視頻頭，兒子瞟了一眼，說：「你這是冒牌貨。」看我有點尷尬，兒子補了一句，不過做的還挺像。

我只能無言。

隨想國 興國

寓教育於娛樂

據台灣的電視新聞報道，有一位教師會在學生的聯絡簿上，畫上漫畫，寫幾個字。漫畫有趣，文字幽默，很受學生歡迎，人人放學後都會翻閱聯絡簿，成為回家後的樂事，也會照着漫畫加文字的意思，去照着做。比如未交功課的學生，會看到一個大人伏在桌子上，文字好像寫的是難過。學生便一定會補交作業。

這應該就是寓教學於娛樂吧？然而，在學校的教育裡，這樣的情形應該是萬中無一吧？在香港，如果有教師在小學生的聯絡簿上，也以漫畫來表達，會不會被家長投訴？然後他們被學校警告？教育單位能接受這樣的觀念嗎？我很懷疑。

儘管我們都知道，教育如果能有趣，學生學習的興趣一定會大增。但是，教育就是教育，娛樂就是娛樂，兩者幾乎沒有結合的可能。就連電視節目，都鮮能達到寓教育於娛樂的效果。在香港，既有娛樂性又有教育性的節目，我可以說還未看到過。

不過，內地就有這類節目，比如我最近追看了幾個星期的《大師音樂課》就是。那是北京衛視的節目，由兩位內地著名的歌手韓磊和楊鈺瑩，以及現居台灣的歌手林志炫和曹格，教導十六個純真少年唱歌，除了教唱之外，還教他們做人的道理，對家庭和世界該持有的態度等等，看得我感動萬分，甚至會熱淚盈眶。因為那些唱歌的少年，純真地回答唱歌時心中想起什麼，有寄讀生會想起生病母親到宿舍探望的親情；有姐姐在外國讀書的妹妹，說唱時盼望能和姐姐說話等。

順着情景，在教導少年時，說出具有啟發性的話語，我覺得這是《大師音樂課》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加上有老、中、青、少的不同歌手演繹不同的歌曲，娛樂性高得很，且教育性同樣高。香港，什麼時候也有這類不單只是唱歌和搞笑的節目呢？

百家廊 若荷

當「孩子王」的時光

我家樓前不遠處是一座小學校，每當「六一節」前後，學校高音喇叭裡都會響起一陣陣歌聲，且是我所熟悉的兒歌，比如《種太陽》、《春天在哪裡》、《讓我們蕩起雙槳》等。還是那麼熟悉的旋律，還是那麼熟悉的節拍，依然是在萬花盛開的時節，一點兒也沒有改變。改變的是我自己，我生疏的指節與目光。這些內容豐富、優美動聽的歌曲在這樣的日子裡播唱，顯示出兒童節日裡的熱鬧。

每當聽見這些歌聲，我都有種時光穿越了的感覺。我的眼神就會迷離，思緒就會從腦海撲飛而出，朝向一個熟悉的地方而去。那是一家幼兒園，是我工作了十餘年的地方，一個每天都能傳出腳踏琴聲，每天都飛揚着孩子們的歌聲，可以唱歌，可以繪畫，也可以和孩子們一起舒展自己內在情感的地方，一份我很喜歡的工作。

多少年來，我對自己從這個崗位上的離開，總懷有一絲遺憾，是因為懷念，所以才遺憾的吧。站在窗前向遠處俯瞰的我，儘管仍能和着旋律哼唱這些久違的兒歌，卻早已不是那個讓孩子們感到親切、溫和的幼兒教師了。我已和許多機械的辦公一族那樣，習慣了筆直挺括的穿戴，刻板而難找出笑容的面龐，再也不是抱着孩子讓衣服弄一身皺折的那個我。細算起來，我離開幼兒教育工作已二十多個年頭了。

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幼兒園當教師，那所幼兒園是縣裡一家紡織廠為解決職工子女入托問題而創辦的。我去的時候才創建不久，一共有三個老師，十幾個兩至五歲的孩子。也許是父母將他們放在鄉下散漫慣了，這些孩子在幼兒園裡很不受約束，小一點的孩子因不適應新環境而不停哭鬧，我們只好輪流把他們抱在懷裡，每天要抱好幾個小時，還要在院子裡不停地走動，一天下來，常累得胳膊酸痛。

幼兒園房子不多，兩間為一個教室，共一排八間，西北角有個小配房，後來幼兒增多了，我們就把配房當成辦公室。院子倒是不小，平整的水泥地面，乾淨光滑的中心是活動區域，左側有一個轉椅，右側有一個滑梯，這是園裡僅有的兩個大型玩具。周邊靠牆的地方則開墾了幾個花池，種着幾種常見的花卉，以保證春、夏、秋三季開花，是幼兒園中必要的植物點綴。

滑梯屬於幼兒體育活動器械，是在高架子上一邊裝一個梯子，另一邊裝上斜形的滑板，幼兒從梯子上爬去，再從斜板上滑下來的遊戲工具。對於成長着的孩子們來說，遊戲和學習一樣有利於他們的身心健康，也有利於他們智能的發展，至為重要。當孩子們滑滑梯、轉轉椅時，教師要站在旁邊牢牢地盯着，以免不知輕重的孩子們互相推擠，發生意外。

經常有調皮的孩子，從斜形的滑板上往上爬，而另一個孩子從梯子一邊往上爬。當兩個孩子都爬到滑梯頂端時，就互不相讓，這種情況是危險的。有一天，就有兩個孩子因為上下滑梯的事情打架了，他們各從滑梯一邊往上爬，因為雙手都握着扶手，騰不出攻擊對方的「武器」，竟然用嘴去啄對方的嘴唇。一位站在滑梯下面的教師看見，還以為他們是在鬧着玩，沒想到是在「玩真的」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中國引進了幾部外國電視劇，並且在央視開始了長達百集的熱播，創下了驚人的收視率，墨西哥電視劇《誹謗》便是其中之一。幼兒園裡有個小男孩，在頭天晚上陪着媽媽看過《誹謗》後，第二天在幼兒園懵懂地問老師，為什麼外國人親嘴，中國人不親嘴？那時內地影視劇中「親嘴」的鏡頭確是十分地罕見。豈知那位老師還未婚，被小男孩問了個大紅臉。

那個向老師提問的孩子，就是爬上滑梯互不相讓的孩子中的一個，站在滑梯旁邊監督的就是那位未婚老師。初時，看到幼兒嘴對嘴地不吭聲，以為他們在模仿電視劇裡的鏡頭，再看覺得不對勁，才知道他們不是親嘴，而是以牙齒作武器，結果雙方雖然沒有傷着，但都弄了一臉的鼻涕。老師忙上前把兩個孩子從滑梯上抱下來，分別給他們洗臉，擦鼻涕，和聲悅氣地分別教育了一番，才陪他們一起玩耍。

當時，幼兒園沒有暖氣，冬天的時候，每個教室要點一個炭爐子，煤炭由單位供應，木柴則由教師自己解決。為了引燃爐子，我們便去集市上買松塔。松塔供不應求，集市上買不到的時候，教師們就從家裡往單位裡帶，今天你帶幾把，明天我帶幾把。有位年齡稍大的保育員還專門縫製了一個大布兜，在回家的路上拾樹枝，摺得整整齊齊地帶到園裡來。一個個寒冷的冬天就這樣安然度過了。

那時人們的思想很單純，別說把集體的東西往家裡拿，就連一根針都沒想過佔為己有，相反大家一致的想法是「集體的事情就是個人的事情，集體的利益就是個人的利益」。集體的事解決了，個人的事情也不在話下。在我們那代人的心目中，集體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。

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廠裡新婚婦女的增加，入園的孩子也愈來愈多，單位新建了幾間教室，教師也由四五個發展到十幾位。三百多個幼兒，實現了單位供暖，再也不用燒煤取暖了。沒有了煤屑粉塵，教室內外也乾淨了不少，我們把園所打扮得更加美觀，更加富有童趣，每年都被上級部門評為幼兒教育先進單位。

作為一名骨幹教師，每年「六一節」活動都是由我來負責的，從活動策劃到舞蹈排練，以及整台節目的演出，都離不開我的指導與督促。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，年年被評為「優秀教師」、「優秀教育工作者」。為了工作，我甚至忽略了自己的孩子，常遭到家人的抗議。人們把這份工作叫作「孩子王」，然而對我來說，卻是一生當中最熱愛、最能發揮創造力的職業，我的心情常因工作的愉快而輕舞飛揚。

不久前，我無意中看了一部老電影，名字叫《哀樂中年》，寫的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一位中年男人的喜樂年華。主人公是一位小學校長，那所學校是由他一手創建辦起來的，在當地有着一定的影響力。每當召開師生大會時，他都要給大家講一個故事。他說當年創辦該所學校時，在校學生只有十二人，可十幾年過去了，儘管維持艱難，但現在已經有六百多名學生了。他用那則故事告訴身邊的人，不要被眼前的挫折所嚇倒，要打起精神，振作起來，未來的路是光明的。

那部影片我看了兩三遍，每次觀看都有新的感動和體會，彷彿影片中的主人公不是別人而是自己，是我在講這樣一個有關幼兒園的故事。當年我們開始建園的時候，不也只有十幾個孩子嗎？就像凡事都有一定的規律一樣，有些事情不管在哪個時間、哪個地方，就會讓我們那麼相同地遇上。回想曾經當幼兒教師的時光，心中總有一絲懷戀和悵惘。

■滑梯屬於幼兒體育活動器械。 網上圖片

方寸不亂 方芳

與恐襲擦身而過

一說要到意大利，親友們個個都關照我要「小心錢包，慎防盜賊」。

意大利扒手世界知名，我們於十多年前，在米蘭早已領教過「孕味」吉卜賽女郎埋身圍搶，今趟再到意大利，防盜意識還是很強的。

現在中國人有的是錢，是意大利扒手的頭號目標，如果是旅行團，領隊都基本上勸告團友不要帶團章，以免暴露「中國遊客」身份。其實，無論是否旅行團，只要是華人面孔，都是目標。

舊地重遊米蘭，來到當年曾被圍搶的艾曼紐廣場，似乎沒見「孕味」吉卜賽女扒手，緬懷舊場景，輕鬆的拍一下「案情重組」的照片，感覺上扒手確是少了很多。當然，在其他旅遊區、火車站等，扒手還是活躍的。

同行的一對夫妻分別中招，太太下火車時，有大腹便便的吉卜賽女人在前面撞一撞，後面的人推一推，手袋拉鏈就被拉開了一半，幸好沒有損失。她的丈夫在羅馬許願池附近街道，也遇上吉卜賽人拉手拉腳，不過男士高大，一手就甩開拉扯。

意國通說，自從有了歐盟後，歐洲國與國之間過境更為方便，很多扒手到了瑞士、法國搵食去了，中國遊客在瑞士、法國，也並不見得安全。

意大利治安，外弛內張，防的不是扒手，而是恐襲。我在羅馬旅遊區那天，軍警布防特多，街道兩旁有軍隊工事，內街封路，我們不知就裡，以為有甚麼慶典將舉行，當地人也以為是有示威。當我們回港後，才知道是當地收到恐襲情報，激進組織混入地中海難民中，抵達歐洲，首當其衝是意大利，指明要襲擊羅馬、米蘭和梵蒂岡等地。剛好那幾天我們就在那些地方轉，回想起來，雖然恐襲沒有發生，但也和恐襲擦身而過哩。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久違了，荔園！

提到荔園，就想起天奴，天奴不是華倫天奴，是荔園裡一頭大象。牠沒有華倫的光采，在我們記憶中，牠是那麼的皮青骨瘦，半點也不「華倫」。

給牠餵蕉，牠就搖頭擺尾感恩了，可是龐大的天奴，一隻蕉，等同老虎吃蚊，能掉到牠象胃哪個角落裡？那年代，荔園入場費雖然一兩塊錢，但家長們拖幾個孩子進場已感吃力，買梳蕉，給天奴施捨一隻半隻，已經十分豪氣了。

天奴像老人家一樣疼愛小朋友，小朋友把蕉伸到牠鼻尖，然後又嘻嘻哈哈地收回去，牠頂多用鼻子輕抹一下那張小嫩臉，好像說：「小鬼，你別作弄我！」可是碰上拿廢物搗蛋的粗漢，牠就目光含慍，毫不客氣地噴對方一臉水。

相信天奴最初進園時，一定跟我們見慣的大象同樣肌肉豐滿，我們看到天奴瘦骨嶙峋時，已是牠的晚年吧，相信牠瘦是生不逢辰。那年代，小孩子都少見長肉，（說句黑色幽默，那年代的孩子不會像現在那麼容易血壓高、有糖尿病。）那年代，狗主養狗也只能餵牠殘羹剩飯，荔園辛苦經營，養不肥天奴，遊客家長也養不肥孩子，天奴自然每天吃不飽。放在今日可不同了，社會富裕，超級市場寵物罐頭多過嬰兒營養添加劑，大家生活普遍好轉，天奴要是活在今天，就不難有海洋公園海豚那麼珠圓玉潤，所以重建荔園，真希望第二代的邱先生，想辦法運來另一隻「真天奴」，機械天奴趣是趣了，到底欠缺感情互動，有違老邱先生創園的原意。

中環荔園入場也毋須免費，照當年入場費用收兩元更見懷舊情趣。荔園那點本土色彩其實比迪士尼來得可愛，拷貝一點其他城市的人造景點未必就是國際化。任何城市失去本土特色，網羅人家的東西再多都見貧乏，荔園重建就有新意，希望引進新科技之餘，同時兼具科技以外的「戲」材，誘發小朋友從欣賞到喜歡一些傳統玩意。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顛覆傳統的信任

香港在回歸後不久，就遇到來勢洶洶的亞洲金融風暴，令安逸了近半世紀的港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心靈震盪，所以，到二零零八年由美國次按引起的金融海嘯雖然風勢更狂飆，但香港卻很快恢復過來。然而，「海嘯」對西方人的影響卻至今仍如活在夢魘中。本屆澳門藝術節壓軸節目、德國當代人氣劇作家福克．李希特(Falk Richter)的舞台劇《信任》就有深刻的反映。

後台傳來一陣陣猶如海嘯般的風聲，在空蕩蕩的舞台上，十幾位男女各自以不同的姿勢站着、坐着或躺着，甚至倒墜、旋轉，無聊地扭動着身軀，狀似掙扎，一段語速倉促的旁白道出他們內心的空虛和擔憂，生活沒有目的，對社會和人都失去信心……

看外語舞台劇最大障礙是語言隔閡，少了點地道對白的意會和共鳴，幸好，強烈的多媒體音響、音樂，以及舞蹈、布景等外在語言，增添了氣氛，也填補了空白。福克．李希特擅長結合戲劇與舞蹈等不同類型的表演詞彙，他不但重視文本，也講究演出形式和舞台美學。本劇就是典型例子。

沒有妙趣橫生的對白，或針鋒相對的激辯，也沒有回合承轉的劇情，台上是零零散散的人，欠缺邏輯卻連珠帶炮式的冗長敘述營造一種緊張氣氛，也呈現了經歷過金融海嘯後，人們產生被騙的憤慨情緒。

台上的演員並無固定角色，他們面目模糊，位置是流動的，身份也可變動，既是個體，也是群眾，但他們不代表自己，只代表一種聲音，不斷重複「我究竟想說甚麼呢？我不知道」、「我想改變世界，但父親死了……」結果，「我忘了自己想要甚麼」，最終「我開始改變自己」。

此外，舞台設計本身也增添觀賞價值。那看似無章的生活化舞台實為一道頗具心思的裝置作品，舞台的半空騰出一個猶如舊電視機的「視窗」，「窗內人」燈光下的肢體動作，跟昏暗的主台形成對比，既像一幅意味深長的繪畫作品，也象徵人心隔絕的現實世界。

顯然，編導顛覆了傳統舞台劇的結構，以旁白、獨白、自白來揭示人們對前景的迷茫、迷糊和迷惑，而強烈的現場氣氛旨在促使觀者反思，而非回味其雋永的故事。